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67

主編
虞和平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文教·文藝

火併

火綫內

在火綫上出入

火綫下的上海

家破人亡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國抗日戰爭史料叢刊

767

文教
文藝



人民教育出版社

虞和平 主編

火併
火綫內
在火綫上出入
火綫下的上海
家破人亡

臧克家等著
集體報告文學

火

併

新中國出版
社發行

編者的話

這是一個鬥爭的無限悲壯的大時代！

在這當中是明明白白地寫著：「以民族的鮮血，洗雪民族的恥辱，而求得民族之光榮生存與澈底解放。」這樣的一行大字！

百年來的我們中華民族，可以說是非常地懦弱，苟且，消沉，不幸地在帝國主義之侵略與壓迫中，維持著歷史之延續的。雖然其中並不缺乏掙扎圖強的前後幾個偉大的鬥爭場面，但真正發揚中華民族精神，表現中華民族強健的雄大的不可思議之生存力量，那是從一九三七年七七這一天開始而至於今茲的英勇的抗戰。

這一次的抗戰，其情緒殆相當於積儲了百年來的恥辱，而於一旦迸裂民族的憤怒之火花。在千萬中華男兒的殺敵聲中，是有激越的宏亮的：「我們要求國家與民族的自由，平等，獨立！」的莊嚴的聲音！

因爲抗戰是民族之生存與解放的偉業，所以動員舉國的精神力量與物質力量，乃屬事理之所當然。文藝的價值，過去一般是錯誤的，祇是在「言志」與「載道」的狹隘的分野點上，給它估計和論爭，於今文藝發揮了高度的宣傳作用，使前方與後方的壯士民衆強烈地燃燒着救國的一腔熱情，鍛鍊着鋼鐵似的殺敵的意志，此是從事實上證明，在這是一個鬥爭的無限悲壯的大時代中，文藝的價值是超過了「言志」與「載道」的領域，昂然地成爲了一種強力的「精神武器」了！

本集中選刊的文字，因爲有其「精神武器」的真實意味，所以編者是不去考慮出版的困難，而毅然的獻呈於賢明的讀者之前。關於這一點，倘使讀者之中能夠諒察編者誠摯之心境，是這樣地，編者也就足以自慰了。

目 錄

編者的話

雪山道中

驟馬的故事

指揮所裏

第七次挑選

鴿鈴

石門陣

在第一線上

急行在封鎖線上

夜行

一

九

一五

二五

三一

四〇

五〇

六四

七六

火併·····	八七
野火·····	一〇四
餓·····	一一六
火焰下的一天·····	一三三

雪山道中

白皚皚的濃氣，壓着整個的山野。

昨夜得到師部的命令：今晨五時半起床，七時出發。我們知道行程是五十里，然而中間有一個相當高大的山：上二十里，下二十里。

四十里雪山的上下，是時間派定給我們在今天要做的課題。

然而這算什麼呢？每一個人，不都是抱着忍受一切的艱苦來踏上征途的麼？

雖然如此，但今天和我們一道走的，不是政治部，也不是別的，是要插到側面去襲擊敵人的百十五師的戰士們，即由是「秋收暴動」「南昌暴動」長成出來艱苦奮鬥了十年的所謂「一方面軍。」

要跟着這些由雨雪風霜中生活出來的百十五師的鐵的戰士們行走這雨雪風霜的山路，『文化縱隊』底戰士們的每一顆心，全變成入洞房的新嫁娘似的戰戰兢兢起

來。

「今天不要勉強追趕，互相幫忙，反正是要掉隊的了！」

走出門，踏着一尺多深的雪地，主任丁玲這樣嘆惋地，又安慰地說。

隊伍走出沁源縣城，匆忙地小心翼翼地趕着路，因為還是平路，大家想乘機多走快點，免得到山上時掉隊掉得太遠了難為情。

可是，不多會，大山聳峙在前面，白色的雪路，頑強地順着山坡，往山上扭着前去了。

爲了不斷地連日繼夜有成千成萬人馬踏過，酷冷的嚴寒，究竟在泥土上失去了威力了；而今早又曾在我們的前頭踏過了好幾千人馬，雖則兩旁是冰和土結成的硬滑的固體，路當中都像醬似地，膠似地，人馬的足印，往往陷成尺來深的窟窿。我們的腳踏下去，鞋底上像有吸盤似的，被吸在泥裏，要使出很大的力氣才提得起來。

過去有了點行軍的小經驗，我們預先準備了，鞋是緊緊地綁在腳板上的。

咬着牙，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到腳上，也把全身的重量壓在腳上，一步一步地，踏實的蹂下去，又艱難地提起來。有石板的地方，馬或人長斜的足跡，在薄薄的雪網

裏，顯示出對我們的警告：要當心，這兒方才滑倒了人和馬。

「同志們，當心喇！」

這聲音，是偶爾有誰做了一個拉箭的姿式後，才會有人發出的。

馱行李的馬不住地在前頭給我們開玩笑，一邊划着蹄，一邊放着屁，讓我們一邊怕牠倒下找要我們做墊子，一邊要用兩個粗暴地出進着氣的鼻腔——有時竟是口腔，長久地容受牠們在夾道裏不易散發開去的腐草同馬體中一種分泌化合的味道。幸而一切注意力和心思都集中在自己的腳底，顯得嗅覺的感官，也竟有些遲鈍。

大家沉默地喘息着，躬着腰，後一個的頭緊對着前一個屁股，兩掌壓住膝蓋，往前走，走。只有馬蹄上的毛，沾掛了冰和雪結成了的玻璃球，聽它們互相拼擊，發出清脆的金屬聲音，和人們零亂的幾十部合奏的腳步踏泥聲合着拍。

一陣風由山腰襲來，就看見大片小粒的飛雪，愈更被攪弄得忙亂了。

「當心喇！這兒很滑呢！」

滑——的一聲，說話的人像給鬼一扯似的，迅速地躺在泥凹裏，泥很快的讓開了一個適當的，放人身體的容積。

嘩！一聲哄笑，登時在隊裏擴散開來。然而只是一瞬，馬上又爲肅靜所沉壓。又待第二個倒下。這樣，一直到回數多了，泥人增加着，而哄笑却減少着。大約趣味是在不習慣和不經常裏才有的，一習慣經常也就平淡了；最後，你要倒下去，也沒人高興笑了。

「唉！真高！跌交倒下不少，可是爲什麼還看不見頂呢？」

「早的哩，一半也沒爬上。」

「那不就是嗎？」

「那上面還有。」

到稍稍平些的地方，可以聽見幾聲等於換氣的閒話。

有的同志把鞋提着，讓肉腳去給冰泥啃咬。

「腳要凍壞哩！還是穿起來！」

「不要緊，這樣好走，反正出這樣大的力氣走路，倒不感覺冷。」

有的沒鞋，只有襪子套在腳上。

「你的鞋呢？」

「綁帶不緊，不曉得什麼時候嵌在泥裏去了！」

我注意着我的每一個脚步，我找尋着不致滑倒的地方，穩健地放下一脚去，立穩了，另一脚這才提起來。

「休息一會吧！」

於是大家就站定了喘息起來。看着茫茫的山，很小的一片青灰色的天；看着覆上了白絨被蓋的山松。

站着休息一會又繼續前進，爲了山峯在望，大家去爭奪，戰鬥員，我們的團員，又加緊了脚步，跌交也不怕了。但是，跑到峯頂時，那邊又高聳起一個；雪道的轉角處，沒有盡頭的，似乎又往那兒延過去了。

但是，誰也不會因受自然的戲弄和欺騙而灰心，相反地，堅信過了一個小山峯，便對大山峯更接近了一些。一個個直的山嶺，就在這樣堅決的信心中，讓艱難的步子踏過，翻過；一到到了高於一切的山頂。

白的天，白的羣峯，白的山陴；山松是愈多愈密，全戴了白帽。

雪氣竄入鼻孔，有些兒使人感覺着不自然的悶窒和刺激。

帽上的雪有些化成水沿帽邊流，但到帽沿便不滴了，給帽邊鑲上了一層玻璃邊。

二十里的上坡路好容易完結了，因為沒有掉隊，大家意外的高興，呼嘯了起來，一陣呼嘯，再讓寒氣一吹，疲乏不知消散到那兒去了，抖一抖身上的雪，下坡時，尤其勇氣百倍。

然而下坡路愈更濘滑了，小騾，馬，人，更是腿軟軟地，用各種姿式更頻繁地跌倒下去。

滑，——亦！

「拉拉我，你們拉拉我！」

一位素來喜歡頭影自憐的同志，她搖搖地滑了下去，便死蛇樣臥着不動。大家自顧不暇，只低頭往前走，她招起手了，嬌聲的叫着，後面掛着鉛桶的同志才一把將她提起來。但她剛一起來，提她的倒又突地倒了，把鉛桶擲得遠遠地。她又讓扯倒了：

「噯！你是怎麼的？」

這時才又漲起像先前那麼的熱烈哄笑。他連忙運足氣，皮球似的彈了起來，緋紅了臉。

「太滑了，兩個拉着走好些！」

「不行，你想做蛤蟆嗎，一對兒的在泥裏抱着，……」

「同志們，衝鋒！」我跑着，一邊叫。

「慢慢走都還要再三小心，還禁不住要跌交，你怕跌不夠嗎？」

「你們看我跌過嗎？我就憑這點兒勇氣才不跌交的。」

「你這是唯心論！」

大家又笑了，笑的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哲學和社會科學的術語，老是掛在嘴邊。

「這是百分之百的辯證法唯物論：正，反，合，而且還符合於自然科學的物理學的重心定律，地心引力定律，愈跑的快，如像腳踏車一樣，重心容易取得平衡，跌交的機會便少了！這是最妙的祕訣，你們不信試試看。」

我例外地吹起牛來，而且是一大堆。

「哦，真的，你們跑呀！」

「跑呀！跑呀！而且跑起來力氣像也可以少出些！像腳踏車踏快了那麼樣！」

「噲！你要當心這兒不好跑，當心闖倒我！」

前面一位女同志心一虛，她又跌倒了。

「愈滑的地方愈要快跑！你不聽話，活該！」

「你們老是催，催得人心慌，人家要哭了！」話還沒完，又是一交跌下。泥漿急的往四面飛。

「你要腳往兩邊邁，不要直跑。」但是他腳上的鞋，已經翻到腳背來了。

「唉，我們走路的都這樣苦，不曉得拉行李的大車今天可怎麼了？」

到稍平的地方，有人這樣說。

艱難的途程，仍舊是有盡頭的，何況我們還預定了段落。

到考驛，我們集合隊伍時，不會少了一人；在隊的序列上，上坡時稍稍的落了伍，但下坡時的衝鋒，却趕到前頭。我們自己是多麼欣慰啊！連老戰士們也不得不連聲誇獎我們的女英雄有能爲。

可是當今天跌交跌得最多的一位女同志脫開鞋時，發現了一腳的鮮血，這時，她才真真在滴下幾點滾熱的淚珠。

（天虛）

騾馬的故事

在陣地裏，騾馬有時是很開通的，給縛在樹林子裏，啃着青綠的草，或者對着天邊放開嗓子在嘶叫一兩聲。可是這麼一來，可急死了馬夫們，他們焦急地跳着蹦着的，抓着了鬃子就是一把。——「連噴一口氣也不准的，畜牲？這是陣地啊！……」

鏗——是敵人的砲口音響了！只是幾秒鐘的事情，有時連幾秒鐘的時間也不到，跟隨着一陣彈道上給空氣阻力颳成的風的聲音，修落修落的就是一聲很大的彈着地的爆炸聲。——這是一個警號，騾馬都豎起了耳朵在傾聽。震撼着地面的爆炸力，使它們都不能忍禁地顫抖一下。……

這時候，在傳達處隔壁一個狹小的黑暗的房間，馬夫劉勝正在乾啃着硬了的餵餵，他是一個道地的率直豪爽的北方人，非常忠於他的職務。他剛聽了那落在百碼內敵人的砲彈，馬上便把啃了一半的硬餵餵塞回乾糧袋裏去，趕忙跑出來，走到樹林子裏去。他擦了一把額上的汗，也擦了一把給汗遮上一重水蒸氣的眼睛。當他清楚地看